

胡适精品集

请大家来照照镜子

胡

胡適



主編／胡明

適

光明日報出版社

胡适精品集 5

请大家来照照镜子

主编 胡明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年时期的胡适（1934年）。



胡适（前排后一）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时，与学生们合影。
右二为顾颉刚。第二排右一为魏建功，右四为罗常培。



1938年10月27日向美国总统递交到任
国书后所摄。



1927年，胡适购得这部《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

目 录

《胡适文存》三集自序	(1)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4)
附录:机器与精神(林语堂)	(17)
请大家来照照镜子	(27)
漫游的感想	(35)
欧游道中寄书	(50)
名教	(62)
 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	(73)
一、引子	(74)
二、顾炎武	(77)
三、颜元	(80)
四、戴震	(89)
五、吴敬恒	(102)
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126)
整理国故与“打鬼”	
——给浩徐先生的信	(139)
附录一:西滢跋语	(143)
附录二:主客答问(浩徐)	(146)
读书	(149)
庐山游记	(158)

《左传真伪考》的提要与批评	(186)
入声考	(209)
附录:寄夏剑丞先生书	(226)
读《吕氏春秋》	(236)
禅学古史考	(266)
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	(285)
菩提达摩考	
——《中国中古哲学史》的一章	(303)
论禅宗史的纲领	(316)
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	(321)
跋宋刻本《白氏文集》影本	(325)
附《传法堂碑》校文	(354)
海外读书杂记	(362)
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	(374)
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	(384)

《胡适文存》三集自序

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

李大钊先生，
王国维先生，
梁启超先生，
单不庵先生。

胡适

《胡适文存》第一集是民国十年十一月结集的，第二集是十三年夏间结集的，这第三集是十九年春间结集的。这六年之中，我在外国住了十个月，又在江南住了几年，生活虽然不安定，但因为稍稍脱离了教书的生活，著述的时间较多一点，故在这六年中，先后出了《戴东原的哲学》《词选》《白话文学史》《神会和尚遗集》《人权论集》五部书，还积下这五十万字的散文，合计也有一百多万字，总算还有点成绩了。

这一集的文字共分九卷。第一卷是几篇可以代表我对于国中几个重要问题的态度的文字。第二卷至第四卷都是整理

国故的文字,其中卷二的几篇文字可以表示我近来对于整理国故的意见,卷三的三篇只是治学方法的三个例子,卷四是整理佛教史料的文字。第五第六两卷都是考证旧小说的文字,也可说是整理国故的一部分。第七卷是我的读书杂记。第八卷是关于中国文学的几篇序跋。第九卷是一些杂文。

这几十万字,除了卷一和卷九发表我的一点主张之外,其余七卷文字都可算是说明治学方法的文字。我在《文存》第一集的自序里曾说:

我这几年做的讲学的文章,范围好像很杂乱,目的却很简单。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故这些文章,无论是讲实验主义,是考证小说,是研究一个字的文法,都可说是方法论的文章。

我很盼望读我的文章的人能注意这一点。

我在近年做过几篇讨论政治的文章,因为已收在《人权论集》里单行了,故此集里只收了《名教》一篇。

这一集里有一些不曾发表过的文字,如卷三的《读〈吕氏春秋〉》,卷四的《论禅宗史的纲领》,卷七卷八的几篇短文,如《陆贾〈新语〉考》《再论王莽》等。其余的文字都在各种刊物上登载过,我不能一一列举这许多刊物的名称了,只能借这个机会谢谢他们的主编者,谢谢他们当日许我发表文字的好意。

讲演的笔记,除非是我自己写的,我向来不收入《文存》里。这一集卷二有一篇《读书》,是一篇讲演笔记,因为曾经我自己修改过,故收在这里。

有几篇文字的后面附录有朋友的文字,有些是已得著者

同意的,有些是我知道他们必然许我转载的,我对他们都应该道谢。还有一些是有意介绍附录的文字的,如卷六《关于〈镜花缘〉的通信》,是因为孙佳讯先生发现的材料可补我的《〈镜花缘〉引论》(《文存》二集卷四)的不足,故借我的短信介绍他的长文。又如单不庵先生的几篇文字,是因为不庵死后他的遗文尚未收集印行,我把这些稿子收存在这里,纪念一个最可敬爱的朋友。

关于这五十万字的搜集、保存、整理、校勘,我的朋友章希吕先生的功力最大最辛苦。我对他表示最深挚的感谢。

十九·七·二十三夜 胡适 记于上海
极司非而路四十九号甲

我们对于西洋 近代文明的态度

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 (Materialistic), 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 (Spiritual)。这本是很老的见解, 在今日却有新兴的气象。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压迫, 往往用这种见解来解嘲, 来安慰自己。近几年来, 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 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 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 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 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

我们不愿“开倒车”的少年人, 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没有一种彻底的见解, 不能没有一种鲜明的表示。

现在高谈“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人, 往往没有共同的标准做讨论的基础, 故只能作文字上或表面上的争论, 而不能有根本的了解。我想提出几个基本观念来做讨论的标准。

第一,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

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

第三,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l),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我想这三个观念是不须详细说明的,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承认的。一只瓦盆和一只铁铸的大蒸汽炉,一只舢板船和一只大汽船,一部单轮小车和一辆电力街车,都是人的智慧利用自然界的质力制造出来的文明,同有物质的基础,同有人类的心思才智。这里面只有个精粗巧拙的程度上的差异,却没有根本上的不同,蒸汽铁炉固然不必笑瓦盆的幼稚,单轮小车上的人也更不配自夸他的精神的文明,而轻视电车上人的物质的文明。

因为一切文明都少不了物质的表现,所以“物质的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一个名词不应该有什么讥贬的涵义。我们说一部摩托车是一种物质的文明,不过单指他的物质的形体;其实一部摩托车所代表的人类的心思智慧决不亚于一首诗所代表的心思智慧。所以“物质的文明”不是和“精神的文明”反对的一个贬词,我们可以不讨论。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一、什么叫做“唯物的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二、西洋现代文明是不是唯物的文明。

崇拜所谓东方精神文明的人说,西洋近代文明偏重物质上和肉体上的享受,而略视心灵上与精神上的要求,所以是唯

物的文明。

我们先要指出这种议论含有灵肉冲突的成见,我们认为错误的成见。我们深信,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提高人类物质上的享受,增加人类物质上的便利与安逸,这都是朝着解放人类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们不至于把精力心思全抛在仅仅生存之上,使他们可以有余力去满足他们的精神上的要求。东方的哲人曾说:

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廪实而后知礼节。

这不是什么舶来的“经济史观”;这是平恕的常识。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饿。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设法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西方古代有一则寓言说,狐狸想吃葡萄,葡萄太高了,它吃不着,只好说“我本不爱吃这酸葡萄!”狐狸吃不着甜葡萄,只好说葡萄是酸的;人们享不着物质上的快乐,只好说物质上的享受是不足羡慕的,而贫贱是可以骄人的。这样自欺自慰成了懒惰的风气,又不足为奇了。于是有狂病的人又进一步,索性回过头去,戕贼身体、断臂、绝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的安慰。从自欺自慰以至于自残自杀,人生观变成了人死观,都是从一条路上来的,这条路就是轻蔑人类的基本的欲望。朝这条路上走,逆天而拂性,必至于养成懒惰的社会,多数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欲望的满足,也就不肯进一步以求心灵上与精神上的发展了。

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认这个物质的享受的重要。西洋近代文明，依我的鄙见看来，是建筑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

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

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

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

借用一句东方古话，这就是一种“利用厚生”的文明。因为贫穷是一桩罪恶，所以要开发富源，奖励生产，改良制造，扩张商业。因为衰病是一桩罪恶，所以要研究医药，提倡卫生，讲求体育，防止传染的疾病，改善人种的遗传。因为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所以要经营安适的起居，便利的交通，洁净的城市，优美的艺术，安全的社会，清明的政治。纵观西洋近代的一切工艺，科学，法制，固然其中也不少杀人的利器与侵略掠夺的制度，我们终不能不承认那利用厚生的基本精神。

这个利用厚生的文明，当真忽略了人类心灵上与精神上的要求吗？当真是一种唯物的文明吗？

我们可以大胆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决不轻视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我们还可以大胆地进一步说：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在这一方面看来，西洋近代文明绝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乃是精神的（Spiritual）。

我们先从理智的方面说起。

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人生世间，受环境的逼迫，受习惯的支配，受迷信与成见的拘束。只有真理可以使你自由，使你强有力，使你聪明圣智；只有真理可以使你打破你的环境里的一切

束缚，使你戡天，使你缩地，使你天不怕，地不怕，堂堂地做一个人。

求知是人类天生的一种精神上的最大要求。东方的旧文明对于这个要求，不但不想满足它，并且常想裁制它，断绝它。所以东方古圣人劝人要“无知”，要“绝圣弃智”，要“断思维”，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是畏难，这是懒惰。这种文明，还能自夸可以满足心灵上的要求吗？

东方的懒惰圣人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已。”所以他们要人静坐澄心，不思不虑，而物来顺应。这是自欺欺人的诳语，这是人类的夸大狂。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你不去寻求探讨，他决不会露面。科学的文明教人训练我们的官能智慧，一点一滴地去寻求真理，一丝一毫不放过，一铢一两地积起来。这是求真理的唯一法门。自然(Nature)是一个最狡猾的妖魔，只有敲打逼拶可以逼她吐露真情。不思不虑的懒人只好永远作愚昧的人，永永走不进真理之门。

东方的懒人又说：“真理是无穷尽的，人的求知的欲望如何能满足呢？”诚然，真理是发现不完的。但科学决不因此而退缩。科学家明知真理无穷，知识无穷，但他们仍然有他们的满足：进一寸有一寸的愉快，进一尺有一尺的满足。二千多年前，一个希腊哲人思索一个难题，想不出道理来；有一天，他跳进浴盆去洗澡，水涨起来，他忽然明白了，他高兴极了，赤裸裸地跑出门去，在街上乱嚷道，“我寻着了！我寻着了！”(Eureka! Eureka!),这是科学家的满足。Newton Pasteur 以至于 Edison 时时有这样的愉快。一点一滴都是进步，一步一步都可以踌躇满志。这种心灵上的快乐是东方的懒圣人所梦想不到的。

这里正是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继续不断的寻求真理。

朋友们，究竟是哪一种文化能满足你们的心灵上的要求呢？

其次，我们且看看人类的情感与想像力上的要求。

文艺，美术，我们可以不谈，因为东方的人，凡是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至少还都能承认西洋人并不曾轻蔑了这两个重要的方面。

我们来谈谈道德与宗教罢。

近世文明在表面上还不曾和旧宗教脱离关系，所以近世文化还不曾明白建立他的新宗教新道德。但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不指出近世文明自有他的新宗教与新道德。科学的发达提高了人类的知识，使人们求知的方法更精密了，评判的能力也更进步了，所以旧宗教的迷信部分渐渐被淘汰到最低限度，渐渐地连那最低限度的信仰——上帝的存在与灵魂的不灭——也发生疑问了。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一特色是他的理智化。近世文明仗着科学的武器，开辟了许多新世界，发现了无数新真理，征服了自然界的无数势力，叫电气赶车，叫“以太”送信，真个作出种种动地掀天的大事业来。人类的能力的发展使他渐渐增加对于自己的信仰心，渐渐把向来信天安命的心理变成信任人类自己的心理。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二特色是他的人化。知识的发达不但抬高了人的能力，并且扩大了他的眼界，使他胸襟阔大，想像力高远，同情心浓挚。同时，物质享受的增加使人有余力可以顾到别人的需要与痛苦。扩大了的同情心加上扩大了的的能力，遂产生了一个空前的社会化的新道德，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三特色就是他的社会化的